

怀着爱心吃蔬菜

吉吉辛子

《神雕侠侣》里,似乎每个女子都会“一见杨过误终生”。完颜萍倒是个例外,从她愿意让杨过亲眼皮来看,她是钟情于杨过的,只是这人明智,知道杨过痴恋的只是小龙女,自己便不抱什么幻想,干脆嫁了喜欢自己的武修文算了,武修文当然跟杨过不能比,但她的选择总比公孙绿萼为杨过而死,程英、陆无双一世孤单,郭襄手创峨眉要好得多。

另一个相似的例子是《绝代双骄》的铁萍姑,她喜欢的本来是小鱼儿,但因一个意外,她被江玉郎诱骗单身。还好,她后来遇到了胡药师,两个人在患难中相识,又同病相怜,便产生了

感情,胡药师虽然比铁萍姑要大二十多岁,“但铁萍姑这朵已饱受摧残的鲜花,正需要一个年纪较大的男人细心呵护。年纪大的男人娶了年轻的妻子,总是会爱极生畏的,更不会因为铁萍姑不幸的往事而看不起她。”所以,“小鱼儿想到铁萍姑所受的苦难,想到江玉郎对她的负心,此刻也不禁暗暗替她欢喜。”

还有萧红,这位近代文学史上的奇女子结识萧军时,正怀着孕,挺着肚子,穷困潦倒,被困旅店,会有哪个男人对她产生爱慕之心呢?萧军接纳了她,恐怕也不是因为爱她这个人,而爱她的才华,而且萧军那时也

皇帝不是这样当的

武帝这才考虑对老百姓放宽些,然而,对自己所亲近的人,却依然“关爱”得很。

梁武帝的弟弟临川王萧宏是个才能低下且贪财的人,既奢侈又暴戾。此人在前方打仗,全军覆灭,但是叙封却很有名。武帝起初以为库房里藏的是兵器,对萧宏猜忌、讨厌起来,当他找了个机会“视察”以后,发现萧宏收藏的是钱财,不但没追究他打败仗、乱捞钱的责任,还对他委以重任。

《资治通鉴》第159卷还记载:梁武帝年间,王公

贵族的子弟,大多骄奢淫逸,不遵守法律。梁武帝年纪已老,专心研究佛教戒律,每次裁决了重大罪犯,就整日感到不高兴。有人密谋造反而事发,梁武帝也是哭泣一番而原谅他。这样一来,王公贵族们更加专横,有的光天化日在街上公然杀人、抢劫,有的王侯在家中窝藏逃犯,官吏也不敢去搜捕。梁武帝虽然深知这些弊端,却因沉溺于慈爱,不能禁止这些现象。

按说,梁武帝这样婆婆妈妈到处做老好人,应该受到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戴才

是。然而,事与愿违:由于梁武帝姑息养奸,后来梁朝发生了侯景之乱,梁武帝这个80多岁的老人家被反复无常的部下侯景控制,最后竟被活活饿死。

说穿了,梁武帝的所谓“爱心”,是一种非常狭隘的“爱”,小市民心态的“爱”。这种“爱心”,放在市井小人物身上,或许可以为自己在小圈子里挣得个好名声,方便自己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放在“管理者”身上,就非常不宜了,于国于己都没好处。

摘自《中国青年》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wbwh1616@sina.com

侯宝林拜老师

侯宝林表演相声时,唱功深厚。很多人认为,他有一副好嗓子,所以“柳活儿”就好。持这种观点的人还为数不少。实际上,嗓子好只是一种可以使好“柳活儿”的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

找准老师拿手戏

在侯宝林之前,一位前辈曾说过一句名言:“歪的招笑,正的拢人。”侯宝林就是这样做的。他能唱的剧种、曲种很多,仅说京剧,他学过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学过四大须生: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周信芳。四大须生里本来有奚啸伯,他把奚换成了周,因为周的特点非常明显,观众听了好理解。他还学过四个最有名的小生:姜妙香、俞振飞、金仲仁、叶盛兰。关于学唱,他的一些观点与那位前辈的观点不谋而合。但更多的则是他有许多自身的东西,他认为,要学某位名演员,就要学这位演员的名唱段。这得先对这位演员非常了解。

比如学马连良,他认为首先要学“对”。比如,演员在台上唱,观众在台下闭着眼睛听:哦,这不是马连良在唱嘛!侯宝林所以能做到这点,因为他了解马连良,而这是研究的结果,不下苦功是不行的。他为了同一个唱腔,就要听《三娘教子》、《九

更天》、《四进士》等,听后再分析,这几出戏里都有这个唱腔,哪个最好,最能代表马派,得出结果后再学。《四进士》里的“三杯酒下咽喉把大事误了”,这句唱中的“事”字,吐字,发音和别人都不一样,马派的特点突出。侯宝林抓住这个重点,表演的时候,效果非常好。

心中有杆秤

侯宝林认为,学京剧名家,要学名家精力最旺盛、艺术最成熟时期的唱功,就是俗话说的最“冲”的阶段的唱功。他认为,唱《乌盆计》、《雍凉关》等戏时,是马连良最“冲”的时候。他说:“我们不能学马先生的晚年,为什么呢?因为马先生到了晚年,不可避免有些生理器官老化了,特别是声带。”

侯宝林最爱学周信芳。学到什么程度呢?一次,周信芳在中国戏曲学校讲课时,说:“学我,要像侯宝林那样学。”

一次,侯宝林在济南演出,说的是《戏剧与方言》,在段子里学唱了《古城会》中的两段吹腔儿:“叫马童你与爷忙把路引,大摇大摆走进了古城。”顿时落了个满堂彩。那天,白玉昆就在台下,带着

戏校的学生们看。

白玉昆是昆曲名家,红净剧目《古城会》,正是白玉昆的拿手戏。回去后,白玉昆组织学生们讨论,有学生问:“白先生,我们唱《古城会》,这两句吹腔儿要不要下‘好’来,为什么侯宝林一唱就能要下‘好’来?”白玉昆回答说:“你让我现在唱得像他那么‘足’,我也唱不了。”

侯宝林事后得知此事,说:“那是白老夸奖我。白老是名演员,他唱戏得照顾整出戏。《古城会》是一出唱、念、做、打比较平均的好戏,要照顾全出戏,就不能处处全唱‘足’。而我只学两句,就必须满宫满调地唱,才能使观众听了觉得满足。所谓‘满宫满调’,是要求演员卖力气,不偷懒,但又禁忌声嘶力竭。声嘶力竭不是艺术,演员不是凭‘有膀子力气’就能成为艺术大师的。”

侯宝林的这番话中,既表现了他的谦逊,也反映出他是如何下工夫的。他为了唱成“满宫满调”,坚持天天吊嗓子,而且,他在指导学生时说:“你吊嗓子时低半个‘调门儿’,而且吊嗓子的时候,要满宫

一个作家的教训

拉尔夫·埃利逊是美国上世纪50年代的著名黑人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看不见的人》当年击败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斯坦贝克的《伊甸园之东》,赢得全国图书奖,被公认为美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其散文、评论集《影子与行动》也被视为力作。他病逝于1994年。

然而,当人们现在再提起他的时候,更多的却是惋惜。因为他过多地陶醉于荣誉和名声,过早地江郎才尽,后来便再也写不出像《看不见的人》这样有价值

的作品了。生怕别人说他写作没有后劲,他甚至撒谎说,他有一部365页的手稿在康涅狄格州家里的一场大火中给烧毁了。

他的传记作者拉姆珀萨德用证据点破了他这个谎言。拉氏在写作传记过程中,既赞赏埃利逊的多才多艺(他也精通爵士乐),又为他性格上的缺陷感到遗憾,对他成名后孤芳自赏、落落寡合、回避其他黑人艺

术家、脱离黑人现实生活的态度,尤感痛心。他常怀疑其他黑人作家在和他竞争,惟恐有人超越他的名声。他痴迷于加入排他的白人俱乐部,热衷于联络社会名流、政界人物。当他发现自己是某委员会、某理事会的唯一黑人成员时,他便自鸣得意,觉得自己最有资格取得这些地位。与他接触的白人则越来越感到此人庸俗而疏远了。

摘自《艺苑草》

老人的境界

曾见过一位老人,70过了,刚出狱,家里没人管,可能民政部门暂时也没安置好,他也不愿回去,就住在监狱围墙外一间抽水的机房里。住了两个多月。

上下班时经常会遇见他,拄着一根拐,颤颤巍巍,头发胡子几乎全白了,很轻松地在机房附近的铁轨边散步、闲逛。看远方时,微抬着下巴,眯着双眼,竟然是很有诗意的样

子。有一天下着小雨,天气更显得湿冷阴暗。刚好看见他出来打饭,披着蓝色发白的旧棉大衣,在泥泞里差点摔了一跤,可是很喜悦,专心致志地端着饭菜回屋了。我特地过去瞄了一眼,饭菜很简单,也许比他在里面时吃的强不了多少。

来,已垂垂老矣,日薄西山,岁月无多!

人的老年真是奇特!贪求妄取,老奸巨猾;百般钻营,五毒俱全!到了这时,也不过心清如水,人淡如菊;看看夕阳,听听檐雨。一饭一食,一啄一饮皆是安享喜悦。人到老年是幻想跌落,真实回归的大境界。人以青铜以铸为镜,我以老年人自镜。
摘自《武汉晚报》

现代人无奈的无奈之计

人不是神仙,在生活中总会有无可奈何的时候。金钱最容易让人哭笑不得。以前集体拍照时大家一起喊“茄子”、“田七”,可让嘴唇微张,做微笑状。如今流行喊“我……有……钱”,仿佛这么可劲一喊,瞬间就能得到一种有钱的感觉。据说越是没钱的人喊的嗓门越大,你说若不是快穷疯了,怎么会想出这么绝的主意。

那么,有钱的老板不是就没有无奈呢?钟南山院士为他们画像:“吃得好,营养少;喝酒多,吃饭少;赔笑多,欢乐少;住房多,回家少;早饭不吃,中午凑合,晚上撑个饱。”这里边恐怕也有为人所不知的无奈。

大家知道,贫困地区生活艰难,缺医少药,无可奈何的事不少。生活在城市中就会好一些,在城市中深圳更是好地方,可在深圳“不丢六七部单车会被人笑话”。按理说年轻人是国家的希望,学校请来老红军正要跟他们谈理想,有些年轻人却忙不迭地摆手:“别和我谈理想,戒了!”这下权力最好使,当权者的无奈应该比普通百姓要少得多,却有媒体披露,贵州桐梓县主叶村的大印

一分五瓣儿,5个村干部一人一瓣儿,要想行使权力,必须5个人凑齐,而且心气还得一致。此举被媒体誉为“创造了历史上最牛的公章”。河南一公安局长,在出庭作证时当庭为一贪官鼓掌,举座大哗。被拘留审查时道出缘由:“经常听领导讲谁谁好,就拍了!”

每到农历大年初五,鞭炮声都格外猛烈,按风俗这一天是包饺子捏小人的日

子。足见现代社会对小人的无奈。大家都对小人深恶痛绝,却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发泄在“狠捏”和“猛放”上。有人出主意:“对付小人,就像对付没有烧透的炭,你碰它才会燃烧,晾着它自然就熄了。”这是一厢情愿,还是不了解小人,小人不是炭,是鬼火,你不碰它照样起火星子,最擅自燃,无火也冒烟,有点气就能吹风撒土。鉴于此,有位高人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办法:“应对污言秽语的最好方法,就是对其置之不理,就好像人永远不要和猪摔跤一样,双方只会搞得一身泥,而这正是猪喜欢的结果。”

除去小人,当代社会上还有一些惹不起的,网民们总结为“四大醋”:“喝酒不吃饭的,光膀子扎领带的,乳房露在外的,骑车八十迈的。”老百姓一般都怕流氓,现在更怕“流氓有文化”,……你自然就怕了。但公平地说,现代人的有些无奈是自找的,比如一方面制造污染,一方面又怕死。健康成了每个人天大的事,连老带少全讲养生,似乎所有的人都退化成了两岁孩子,需要按着别人的教导该怎么吃,怎么喝,怎么拉,怎么睡。女的恨不得全变成“植物人”;脸是瓜子,腰是杨柳,眉是柳叶,眼是桂圆,嘴是樱桃,手是莲藕。男的恨

不得变成“机器人”;六分饱,四分饿;六分粗,四分精;六分熟,四分生;六分寒,四分燥;六分忍,四分凶……有位医学专家实在忍无可忍,便站出来说了句大实话,立刻让养生一族全泄了气:“所谓健康,只不过是死得最慢的一种状态。”哈,不管健身不健身,都是一种无奈。

“男人离开女人没法活,女人离开男人没法生气。”在婚姻里,现代人同样也有无奈。这是因为婚姻跟用餐正好相反,用餐是先上凉菜后上热菜,而婚姻是先上热菜后上凉菜。许多人都梦想能跟名人结婚,而著名的《夫妻剧场》主持人英达却说:“羡慕名人的幸福家庭生活?我觉得绝对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几个真正幸福的名人。”惨啦,原来风光背后竟也有这许多不为人知的无奈。

那么怎样才能让现代夫妻白头偕老呢?当今世界上经济和文明最发达的两个国家,分别给出了两个药方。一个是美国爱荷华大学经多年研究得出结论:“妻子的权威是家庭和谐的保证,健康婚姻的一个标志就是丈夫接受来自妻子的影响。”说白了就是部分地恢复古老母系社会的传统。用现在的话说,让“妻管严”变成一条法律。德国一位女议员提出了另一种议案:鉴于现代婚姻有个过不去的“7年之痒”,结婚证书的有效期改为7年,每一个7年结束之后,每

对夫妻都必须再说一遍“我愿意”,婚姻才继续有效。

这也无奈,那也无奈,看来活着就是一件很无奈的事。但无奈也得活着。所以现代人想出许多办法排除心中的无奈。对生活有信心,寄希望于未来,就是个不错的办法。比如眼下看病难,医药费贵得邪乎,劳动保障部养老保险司有关负责人就说:“到2020年,所有老年居民均能享受基本的生活保障。”这就有盼了,老同志们要矜矜地活,千万不能在2020年前走。再比如,有人对当下的社会风气看不惯,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就想能跟名人结婚,而著名的《夫妻剧场》主持人英达却说:“羡慕名人的幸福家庭生活?我觉得绝对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几个真正幸福的名人。”惨啦,原来风光背后竟也有这许多不为人知的无奈。

那么怎样才能让现代夫妻白头偕老呢?当今世界上经济和文明最发达的两个国家,分别给出了两个药方。一个是美国爱荷华大学经多年研究得出结论:“妻子的权威是家庭和谐的保证,健康婚姻的一个标志就是丈夫接受来自妻子的影响。”说白了就是部分地恢复古老母系社会的传统。用现在的话说,让“妻管严”变成一条法律。德国一位女议员提出了另一种议案:鉴于现代婚姻有个过不去的“7年之痒”,结婚证书的有效期改为7年,每一个7年结束之后,每

一旦将无奈变为无聊,也就不会再感到无奈了。
摘自《天津日报》

名流故事

马克思炒股

1864年,马克思在伦敦做研究工作。经济上他一直比较拮据,依靠恩格斯等友人的资助。健康上则不大乐观,医生对他的忠告就是不要从事紧张和长时间的脑力劳动。囊中羞涩和脱离工作的滋味,让他感到不快乐。

当年5月,马克思的一个朋友去世,在遗嘱中特意让人把六百英镑的遗产

赠与马克思。对于马克思来说,朋友的这次馈赠不仅不是雪中送炭,还给了他股市小试牛刀的机会。

当时英国已颁布《股份公司法》,英国的股份公司又开始飞速发展,股

票市场也呈现繁荣景象,股价波动较大。有了这笔资金,经济学造诣颇深的马克思便决定投资英国股市,一为休闲,二为体验一下股民生活,赚些生活费。

马克思借伦敦“金融时报指数”回升的好时机,分

批购买了一些英国的股票证券,之后他耐心等待市场变化,在股票价格上升一段时间后,就迅速地逐一清仓。通过这一番炒股操作,马克思以四百英镑的本金赚取了约六百英镑的净利润!对于这段经历,马克思颇为有起。

摘自《书刊报》

科学家也爱当赌徒

几年前我陪一位同学参观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园,意外地遇到其大礼堂正在举办科普活动。两位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剑桥大学的霍金和加州理工学院的索恩先后登台演讲。他们谈到在1975年两人曾打赌天鹅座X-1是否含有黑洞,赌注是输家为赢家订阅杂志。

霍金打赌它不是黑洞。在1990年有较充分证据表明它是黑洞之后,霍金认输,为索恩订阅了一年美国色情杂志《阁楼》,据说让索恩太太大怒。

这次打赌显得很低级趣味,但是打赌其实是科研传统的一部分,一直可以追溯到现代科学草创之时。1600年,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去为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工作,分派到的活儿是根据第谷的天文观察数据确定火星的运行轨道。开普勒跟第谷的弟子隆哥蒙塔努斯打赌说用8天的时间就可以完工。我们不知道赌注是多少,我们知道的是开普勒输了:他花了5年的时间才找到了答案。

在此基础上,开普勒归纳出了行星绕太阳运行的三条基本规律。但是开普勒三定律只是对行星公转现象的描述,它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奥秘?1684年,英国著名建筑师雷恩获悉牛津大学的哈雷和胡克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后,打赌谁能在两个月内从万有引力定律推导出开普勒三定律,

谁就可获得一本价值40先令的书。为此哈雷到剑桥大学拜访牛顿,想从牛顿那里讨点招数,却意外地发现牛顿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公开发表。在哈雷的劝说下,牛顿将其研究成果写成专著,并由哈雷出资出版——这就是伟大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只不过该书出版时已是1687年,已过了雷恩的悬赏期限。

在18世纪和19世纪,也都能找到著名科学家相互打赌的例子。但是,这个传统在20世纪被发扬光大了。20世纪几项重大物理学发现都伴随着打赌,甚至一项研究还不止一拨儿人在赌。例如,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预言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至少有3拨儿人为此打赌,其中包括天体物理学家费曼,他以50美元比1美元打赌宇守恒。第二年费曼就认输了;吴健雄等人用实验证实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预言,杨、李也因此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奖。

有人接受打赌是为了暂时堵住别人的嘴。1974年,美国物理学家施瓦兹听说丁肇中发现了新的一种新的基本粒子,跑去找丁肇中求证。丁肇中矢口否认。将信将疑的施瓦兹跟他赌10美元。施瓦兹走后,丁肇中立即在实验记录本上写下

48011个基因)都参加了这次打赌,但都输光了。

另一个是赌注金额的纪录。2001年1月,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流行病学学家奥尔蒂斯和爱达荷大学动物学家奥斯塔德为人类的最长寿命打赌。奥斯塔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在2000年出生的人会有人活到150岁(迄今为止的长寿纪录是122岁),奥尔蒂斯则接受采访时,打电话和他打赌现在活着的人不会有人能活到大于130岁。赌注是吓人的5亿美元。结果要等到2150年1月1日才能揭晓。当然,到时候赌金只能给赢家的后人。两人一时拿出那么多钱,各拿出150美元作为种子基金,他们相信这笔钱在150年后将会涨到5亿美元。看来应该先去和他们打赌是否有一天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会和今天的津巴布韦一样(达100500%)。

打赌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本来与最理性的科研格格不入。没有人真的相信靠打赌能解决科学问题。那不是为科研生活增加点趣味,为饭后增加点谈资,或者是为了吸引媒体的关注而已。那点赌注也无伤大雅。像国内的科学家妄想家那样动辄赌上大笔钱财,甚至要和人赌命的,则闻所未闻,也让人不忍心去应战。当然,他们早已偏执,不会认赌输的。

摘自《中国青年报》